樂善錄

樂善録第七

李　昌齡　編

劉温叟爲御史中丞時　太宗皇帝尹開封知其貧賜以五百千錢温叟對使者扃鑰不敢用越明年復賜以酒使者至見其錢扃鑰如故歸白其事　太宗歎曰吾之錢尚不肯受况他人者乎亟命輦歸以成其美臺憲故事月給食錢一萬不足則以贓罰充之公惡其名不肯受一日　太祖與　太宗論及朝臣之有清節者

太宗即以其事聞　太祖大加敬嘆其子照同時爲賛善大夫煒爲龍圖學士自北齊至　本朝凡五百餘年而仕宦不絶嗚呼彼無遠大者多只以錢鎰爲急而不知錢鎰雖多豈若世世簪纓之爲愈乎今之暫時榮顯而尋復歇滅者皆錢鎰大重不無不陰隲事在其間故也聞見録

侯叔獻爲汜縣縣多没官田有一李誠莊方圓十里河貫其中最爲膏腴佃户百家皆成奥族舊估價一萬五千貫未賣魏公當國又欲增價

五千貫責之陳道古銜命而來與叔獻議增其價叔獻堅持不可道古以魏公之意諭之叔獻太息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誠者在　太祖皇帝時爲酒務專知以不能救護官物爲溢水所損估所損當五千貫勒誠償之是時　朝廷出度支錢預俵民間令買鵰翎箭桿弓弩材木以備軍須及李重進叛方起兵而預買之物皆莫集　太祖大怒命應欠負官錢者皆籍其產而李誠者實非預領官錢之人官吏畏威莫敢開

析一例抄没至今誠之子孫一旦破碎借相國
未能卹其非辜給還其田莫若更損價五千貫
俾誠子孫買之在官則已剩得五千貫錢在誠
子孫亦不至狼狽郎中以爲如何道古大驚曰
某初不知之審公此言苟利於人何所不可某
亦有以塞魏公矣遂損價五千貫而去叔獻乃
召誠子孫諭之皆泣下拜曰實荷公恩柰家貧
何叔獻曰吾有策矣即召衆佃户謂曰汝等本
出下户以得李莊之利皆大第高廩變爲豪民

令官責此田而李孫獨患無力萬一爲他人所得勢必撤廩拆屋離業而去豈復容汝輩享其厚利乎曷若百家共醵此錢俾李氏請買我則寬其限責如此則此田復歸李氏而汝輩亦得久遠佃食兩獲其利不亦可乎衆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之子孫復得此田矣叔獻亦以此知名不數年遂得爲工部判都水監嗚呼今之士夫有但知爲民而不問有咈上位如叔獻者乎其銜命者有從善如流而不以進身爲計如

道古者乎多見其虐下媚上以求進身而不知身未必進而刻薄之禍已及之矣二公用心過人遠甚 東軒筆記

劉總爲夔州士曹日有一囚在生死之間大守必欲置之於法總不能力爭竟論囚死後總病若有所見屢自言曰我當時曷嘗不欲與大守辯第意不能奪汝自知之何爲相守如此嗚呼劉總之見乃佛家所謂人之臨亡地獄相自見者也大抵刑禁之地人命所係其可不確持公

論以平反之苟或不原其情一一繩以文法萬一失入咎當誰執昔范魯公質未顯時一日坐封丘茶肆中手所持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之句忽一怪陋人前揖曰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其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者久之後道過一廟見一土木鬼狀皃酷類曏茶肆中所前揖者扇亦在其手中公益異之及大用遂首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爲姦周祖因詔公詳定是爲刑統夫鬼之

爲物性多暴猛然指酷吏寃獄尚以爲非大暑之比且區區以是告公則酷吏寃獄之毒不言可知劉總之見可以爲戒夷堅乙志

恭倅蔡興文乾道壬辰四月初一日夜漏已十刻明見前大潭令李本字仁叔者來謁且引數十人而前曰木屬爲諸司所鞫父子俱死囹圄此輩皆連逮而死者木已訴于上蒼帝命公推勘因袒裼示蔡徧體皆搒楚痕蔡益大懼辭以不能亟命爇紙鏹遣之衆皆捨去獨仁叔不退

漸近胡牀逼公且曰帝命安可違遂毆公一拳公便覺身體疼痛自知不免亟盥漱盛服出辭州家纔出廳則迓吏皆鬼物已羅拜于庭并元勘公案亦已陳于前矣州家聞之拒不敢見翌日郡僚相率候問公對客歷談所見具有條理後數日果死時憲屬楊道夫目擊其事因具書之以爲世戒竊嘗聞蔡公彜以合陽簽判攝郡事剛明峭直風采凜然一日有數輩小人略買女數十人將下荆渚偶爲人告公立命收捕盡

將決配湖外遠惡州軍悉歸所略往往有毋子相抱持而哭謝不已者輿論莫不快之或有戒其太過公曰某但知奉行　朝廷法令不敢有所容心此曹情理如此尚何足䘏嗚呼剛毅木訥孔子謂之近仁只此一事已自見公平日是宜為上帝收録使理仁叔之寃其當時承勘仁叔一行官吏與夫同共擠陷之人到此有可以僥倖得免者乎當知刑禁之任利害最重不可一味觀望鍛鍊而成與其久繫於幽冥孰若暫

咈於上位乎
饒娥其父漁于鄱上醉不能舟遂以溺死娥求屍不獲哭于岸上三日而絶明日父屍乃出黿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傍小民莫不驚嘆嗚呼娥本漁人莫知禮義但以一念爲父立通神明能使水族有浮死之戮大哉孝乎竊嘗思之孝之爲説人子常事初非殊尤絶異之行且人未有此身之前神識雖具託質無從實因父母爲緣而成胞胎始自入胎至于誕育復自

誕育至于成人其間愛護長養病疾婚娉父母之恩不爲不至曁至強壯父母漸老乃至于死正今生事死葬一一曲盡其誠亦未能報其萬一何敢更爲不孝饒娥之死誠亦可重是宜柳柳州大書特書以示後世雖然爲人子者亦不必爲娥之爲然後爲孝捐軀殞命無益於親要在念念不忘必求有以超度之而報其罔極之德也

劉光甫有二弟仲弟最賢生事又稱意無何早

卒一子尚幼時光甫之父乂已病聞之遂不起光甫母性素悍又無所出及專家事乃不常其用光甫爲人長子義當正心誠意身率其家而乃苟且脂韋希求么麼父之齋祭視爲虚文葬又不審而遷墓者三凡衆分田産皆先擇其腴者責之於己粗有所得便自爲足既而其母及其季弟亦相傚㑥家遂中微於是與季弟合謀立索分産契劵文帳一出其手仲弟之婦但見姓書名所得纔十一耳光甫與其母及季弟所

賣過田產皆留税不退每暗於人户處領錢遇有追催則與胥吏為市逼令仲弟之婦輸之是時正當軍興科須百出光甫又從而屢有希求一日應副稍不滿意即大招坊郭錢一千餘貫蓋以困其仲弟之婦仲弟之婦果坐此而不振矣及仲弟之子長成欲行割税而光甫再三障礙必俟得其五十貫錢然後示以收田人户姓字又聲言欲别分產致使小人乘隙揺撼於其間仲弟之產皆一空矣令光甫子孫絶滅俱盡

而仲弟門戶獨不喪男得其室女得其家此可以見天意也嗚呼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者人之大倫天上人間莫此爲重安可弟死不卹而重困其孤父葬不審而三遷其墓乎昔桃栖雲之父本田家以其兄未得子代之遠戍竟死于邊栖雲迎魂以葬廬于墓側終身哀慕夫孝也悌也而栖雲父子兩皆得之自栖雲至元祐初凡十數世同居惟仰給農桑雖不甚富而能歷三百餘年無一人異辭又經唐末及五代亂離子

孫保守墳墓不相離散前後詔加旌表者三復徭役者二又如給事中陳京之後亦數世同居聚口七百上下和睦一守成規所養犬僅百餘當與之食一或未至餘不敢前僞異加旌表夫此二家乃可謂之父子兄弟云也光甫用心乃爾不敢何待

季正臣妻腹有塊氣動轉輒爲飲食之害百計不能療時零陵何氏之女年十二忽遇異人啗以一桃遂不復食其言禍福皆切中人心遠邇

神之因號爲仙姑云一日正臣以其妻所苦問之仙姑曰汝妻曾打一孕妾因而至死此其冤也何可救療其妻竟腸折而卒良乆𡍩下形質宛然一女子也徧體皆捶楚痕嗚呼茲亦異矣愚觀世人狠籍女使視以爲常十室九家類多如此大抵不能檢制一時遂至爲終身之累夫豈不知萬一成胎便有利害乎正令不至損失孕妾亦必害及嬰兒人而殺人豈免冤累若又無此二事亦必伉儷不和嫡庶異念不孝不義

之事從此遂生甚者父子化為仇讎弟兄變為寃敵門户破敗鮮有不由乎此孰謂不玷於行而無累於身乎念言及此然後知南極真人與夫玄清夫人之所謂情慾之事罪在不赦者蓋在是也雖然使孕妾至于死者其妻也使其妻至于殺孕妾者正臣也正臣之罪尤當為重集仙傳

畢造再娶有一女為鬼所繞時路當以符籙著名畢懇求救療路纔入門其為鬼所繞者整衣

出拜曰我是前媽媽所生妹子乃令媽媽所生
妹子侍其母鍾愛每事陵轢頃年有與我議親
者事垂成只欠一對金釵爲妹子所礙竟不克
遂我實怏怏遂至于死以壽數未盡無所依歸
適遇九天玄女見憐授以回骸之法又被妹子
白父母楚我法亦不成生死受害心實銜之非
俱死不可嗚呼願室願家人誰不起此念其可
妄自分別必欲敗其成事乎夫破人婚姻在他
人尚當有譴况姊妹乎當知令之爲鬼所繞或

沉疾纒綿非藥餌所能療者皆寃家有以守之故也不見佛家所謂寃家惱害與夫道家所謂殃考疰氣伏連塚訟之說乎又不見左氏所謂趙同趙括爲二竪子居晉侯肓之下膏之上之說乎第人率意而行多不問幽冥之間恐或果有此事雖然使其姊至于死者後娶女也不能制後娶之女使能礙其姊之事者畢造也非獨畢造不能斷而行之亦由後妻有以牽制於其中也爲後妻之計與其使己所生女爲前娶之

女所繞而死孰若彼女我女兩皆存乎在我亦不失爲賢後母也（夷堅乙志）

田晝建中靖國初知淮陽軍時大疫晝自挾醫家至戶問隨病與藥頼以全活者甚多一日忽小不快方正晝而遠邇之人盡見公擁騎從騰空而去就問之則已死蓋受命爲淮陽土地矣竊嘗謂醫之爲術其爲功也最博而獲罪也亦最大蓋其隨病救療能使苦者得安危者復活此其所以爲功也苟或所見不明妄投藥餌用

心不善故作稽留使小疾變成沉痾壯年遽入鬼録此其所以獲罪也昔安庶徐播二人皆名醫安庶頗知道人無貧富病無輕重皆爲盡誠至其孫有登第者二人此可以見其平日播則不然非上馬錢必不行所得不厚必緩其藥雖至危劇亦必巧有所取而後已晚年疾疫死喪零落殆盡所存者獨一小男孫而其身亦得竒疾自度非庶莫能醫亟命請之庶乃大取其上馬錢既至復與言價且曰此病非二千緡不敢

醫播不得已如數與之但胷中深以為念及愈庶則首謁之曰鄙者非敢誠欲取公錢第見公平日手段如此故略為施陳冀公稍自悔悟昨所惠者今當悉以歸還然公此去切不可復如此也播深然之稍稍亦行陰騭一夕夢神人告之曰汝鄙非安庶啓悟滅門也必矣如此則醫之為功也豈不博而獲罪也豈不大乎夫田公平日施藥而臨終乃有騰空之舉天何負於人乎

方朝請政和間爲歙縣一日大病見一道士謂曰公武后時人也時河北大疫死者如麻公以所藏祕方揭于通衢餌者多愈嗣後所傳益廣所活益衆上帝嘉公有活人之功録爲上清仙伯後以與侍女宋道華起人間夫婦之念遂謫居于世我乃黃眞君弟子也眞君與公有瑶臺之舊恐公展轉流轉仙梯愈不可攀故遺相告公遂掛冠蓋醫有活人之功超度最速不見眞誥所載劉平阿者亦以平生行醫救人之病如

己之病而立獲度世乎以愚觀之自人而得登地位自地位而復生爲士夫者非獨公也大抵歷官清要而又能力行善業者皆先世修行之人若非先世修行則安得有許多力量享得許多富貴幾何而不爲物轉乎不見晁太傅迥前生是靜居天主王待制素前生是玉京黃闕西門侍郎楊文公億前生是武夷君陳康肅公堯咨前生是南庵庵主張文定公方平前生是山藏院知藏王丞相曾前生是青草堂和尚又如

王文正公旦自記前生曾爲僧與房琯太尉事頗相似寇萊公準自言初生時兩耳垂各有肉環七歲方合蘇文忠公軾亦自言母夫人初孕時夢一僧來投宿尚記其頎然而眇一目蓋陝右戒禪師也夫此數君子以教言之皆已爲墜落矣其可於此不力加精進而轉取退失乎且如王文正公旦爲太平宰相者僅二十年以世法言之其所以享富貴者不爲不極然於臨終之際乃言願世世生生常得爲一清淨眞僧味

道自樂不敢更入冨貴且囑其子以僧服殮者何哉蓋不欲與物流轉而轉更墜落也夷堅乙志

紀堂力學能文劉公愛其才命子弟從之遊意謂堂他日於試闈中必能成就其子弟也劉事眞武甚敬忽降言曰紀堂不孝後毋天曹已不收名字尚安能成就汝子弟乎紀堂後果無成客死于藥水鋪嗚呼後毋尚爾況所生乎當知今一解一第皆祖先積累家世孝義或偶能立功或素有陰隲已經上蒼校勘收錄名字故能

俯拾無疑其或校勘未過名字不收雖有才名
愚知其終不能取也近有一士子最敏慧尤長
於聲律嘗謂人曰我學術如此異時省榜豈容
不於第一第二名安排我耶凡兩預鄉薦益自
矜負又好與時官遊時論頗不平之其兄一日
以病至陰司見一公府極雄壯門揭大榜曰三
科校勘院方擬議間忽已立于庭矣殿上有一
星官坐于殿之正中左右分別三金紫人各東
西相向而坐前列簿書其星官者旁有二吏一

過筆一閱籍呼名每一呼名必曰某州某縣某人孝義如何西向而坐者曰及若干分又曰陰隲如何東向而坐者曰及若干分又曰學業如何坐於東向之旁者曰及若干分三皆言訖然後星官攬筆批於籍中但不知批何等語如此次第校勘凡百餘名忽聞呼至其弟傾耳聽之則學業甚優而所謂孝義與夫陰隲者全無分數繼又聞十數名忽一鬼持符從空而下驚悸遂甦意其弟必不過省及揭榜乃中丙科復自

念言豈曩鄉者之夢出於恍惚不足據乎其弟竟不及釋褐而卒然後知校勘之見非恍惚也今人但知片言隻字爲學而不知片言隻字者學之末而孝悌忠信與夫性命道德者學之本學之末固可取而學之本亦嘗行之否乎眞儀武

舉子有衛西甫者頗聰俊曾與鄉薦家甚貧紹興壬午受一富家子錢冒名入省闈爲之代筆未引保間忽夢入陰司見一吏謂曰子欲作狀元乎衛曰唯吏曰且少立俟吾取簿籍來旣而

不復出衛彷徨良久忽見墻壁間皆大書明哲保身四字或草或楷或隸字皆尺餘遒勁可愛衛不之悟及就試果不及終場而卒嗚呼世事固可笑而此事尤可笑在衛生則所得無幾而遂至喪軀在富家子則本欲必得而反不終場大可以爲後來者戒以愚觀之非獨科舉爲爾但凡事涉僥冒皆是巧奪造化冥冥之間無有不減祿促壽者第陰境嚴密多不顯告故雖已及禍而莫知所以揺禍之由今明哲保身之語

巳是顯告者也爲衛生者胡不速自改悔以保餘齡乎其如欲作狀元之語蓋戲侮之耳夫爲人代筆掇禍尚爾况提文衡之權而不能公其去取者其掇禍又何止如此

呂氏之禍其子琦得脫乎死者趙玉之力也後玉病琦親爲調藥及死爲辦喪事又厚恤其家時玉之子文度尚幼琦誨撫推挽甚至及陞宦路皆琦之力雖琦不忘趙玉之恩然亦可以見琦心術其子餘慶參國初大政端亦致位宰相

此尤見琦之平日也如王子文度亦登第豈非天以報王歟夫不絕人後爲福最大天尚念之况於人乎昔趙師旦拒賊而死其妻產纔七日棄兒草中而去之日回視則尚生向非神物守護安得不死 下中大勸戒録

樂善録第七

樂善録卷八

李　昌　齡　編

劉海蟾身相燕國一日因家宴忽有所感卒起擊碎玉器蓋有所試家之人莫識其意皆怒形于色劉益大悟曰我本田舍一書生令位極人臣珍寶奇玩皆因我有碎一玉器何至乃爾使我平日行己不正錢鏹聚不以義身後罪報究竟獨歸於我一家享用我却如何萬一輪回誰能爲作救護乃留一詩周遊物外竟得爲眞人

其詩有當此時方頓悟前有輪回誰與度之語此可以見其意也嗚呼宦遊皆爾何獨海蟾一門俱享於豪華身則獨擔於罪報惜其莫悟人生富貴遠不過三十年事目前雖若過人然仰箭之力最爲易墜一旦事勢盡去業力獨在諸惡境界悉皆現前當此之時雖欲一念回光片時爲善不可得也今海蟾卓識如此而堅猛又如此是宜立登果位神仙傳

人有賀其姓者以屠爲業然亦頗知爲善有丐

於市者賀未嘗不樂然施之一日遇一得道者謂曰人死爲羊羊死爲人死死生生互來噉食子知之乎賀曰固亦知之柰一家百指何得道者曰是不難吾有安隱快樂無所營營之術子但發重願戒殺吾當以中元夜授子賀擧家大悅日夜企望及期果至纔入門見一燈熒然即罵曰誰令停燈賀入滅燈復罵曰誰令滅燈賀罔然得道者徐曰胡不入問子家之人賀入問妻問子洎女及婦乃至使令皆言燈是郎滅何

復見問賀出如實言之得道者乃大笑曰覔得渾家喫殃來獨自當吹燈猶不認誰肯替無常即趨出曰吾巳授子了也還會得否賀亦大悟曰養家三十口獨我失便宜信哉言乎遂棄業學道後果有成嗚呼令之主家孰非吹滅燈者家之人孰非不肯認者雖人之在生固不可不略爲子孫門户之計然亦不可講之太過一味爲作馬牛非獨愚之適所以稔其爲惡門户破敗無有不因子孫驕縱者異聞録

宇文通奉所居近地一少年爲縣壯丁治平改元五月二十八日於道傍遇一老嫗攜一竹杖挈青囊龍鍾不能行蓋關中人因遊禮峨嵋山此偶感疾也少年逼令起行嫗曰我無他但心神煩悶得一杯水少沃溘肺即當前矣少年自以身爲壯丁慮嫗死爲里人累牽而投諸橋下里人莫不憐之是年六月一日適天雨大水屋材蔽江而下少年恃其善拍浮解衣赴水取薪而還既得復往人皆快之無何水勢增急少年

力困不能爭遂以溺死泊水落家人訪求其屍乃與鄉所投諸橋下者老嫗聯爲一處其竹杖青囊反在少年之手雖其一時危急不知手之取之以爭一旦之命然亦天意故以彰其報也通奉公目擊其事因爲傳之以示勸戒吁亦信矣二江近地尚猶有此況通都大府荒遠僻處豈無爲少年之所忍爲者乎惜其不能慈念但人在逆旅中忽然感疾或是失便均爲惡況況更貧窶尤爲不堪苟能於此一念惻然方便救

接措之安樂之域即是諸佛行處菩薩用心便可立證僊階更無可疑者不見今地下主者鮑靚兄弟之事乎昔鮑靚及其妹皆以七世前在渭橋爲旅舍主人積行陰德以行業相類故使改氏更生合爲兄弟同時得踐僊階此紫陽眞人之言決非欺誑世之旅舍主人有如鮑家兄弟者乎

王鶴得道者也性倜儻好談顯神之道嘗往來蓬池間人皆敬之一旦別所厚何伯采曰吾有

夙寃時今至矣吾當尋而償之遂往營山入揚褒馬廐中見一騾即愀然曰汝果在是吾今當償汝死自此切勿復為念以手撫騾立為騾所蹄殺伯采具棺葬之初覺甚重既而漸輕發開但杖屨而已嗚呼夙寃之報神僊尚爾不免況餘人乎竊嘗思之世間諸惡果報皆有盡時獨有寃憎最為難解蓋其一結在念萬劫莫忘覩影聞聲皆思報復此雖悔悟彼尚有心若非兩皆釋然愚知其終不能解睚眦之怨尚猶如此

何況殺人人之在生於起怨處其可不力行遠離萬一結巳誰能解之集傳儇
盧沂夜夢一人至其家詰之則曰我回北村趙小大也曏以牧羊墮山正大怖間一念蹶然奮身而起但見傍橫一屍意謂必同牧者即而視之則我身也方知巳是死矣欲投殼既不能欲捨去又不忍盤旋狠狽久無依歸忽見父母慟哭而來不勝感愴既而積薪焚我我再三告之終不聽掣其衣亦不顧須臾烈焰一燎無遺月

淡山空每自悲嘆今夕偶爲一老人相引至此亦自覺非我家也無多詰我嗚呼人至於死識亦可憐欲言而無以發其聲欲動而無以寓其力雖有區區之意奈何無從使人聞知正令聞知亦有何力量而能爲作救護人之在生其可不速自澡雪使寃罪兩無一念清淨來如着衫去如脫袴豈不愈於大夜無歸娉然但守於枯腐者乎夷堅志

文潁赴官江陵寓宿邸舍夜夢一人前曰我葬

于此以水轉地崩墓半淹漬極陰積冱無以自
温願爲改瘞不勝萬幸頴以夢寐不之信既而
鼾睡復夢其人曰我苦於無告故來投君奈何
無一念之憐乎頴曰君墓何在曰今郵舍北十
數步水邊枯楊樹下是也頴駭異黎明驗之果
然立爲具棺瘞于高燥嗚呼令人收葬遺骸多
從省便且引僧家茶毗爲説例皆化之以火而
不知火與瘞所費初不爭多而水漬火燒在死
者反有所苦苟爲無苦則何以有訟於鬼官苟

為無訟則赤松子何以列於八十一種塚訟之數使人上章求解乎邊水之尸何以求遷於丈潁臨焚之子何以哭告於父母乎考之眞誥蓋人非積善修德慈心於物與夫兼修長存之方固守形中之寶者死後皆未得離於腐敗如此則塵勞之子自是與修行之士不同不可一例從荼毗之說講水葬之便也明矣報應錄

王進賢晉王衍女愍懷太子妃也洛陽亂為石勒所掠舟次孟津逼以非禮進賢罵曰我皇太

子婦司徒公女爾胡恙小子敢干我乎即躍身赴水侍人名六出者亦繼死焉時女僊韓西華大壯二人節操録其神烝度爲地僊今皆在嵩高山中嗚呼王氏生長富貴平日豈無他過以此一節遂能立踐僊階當知世間冐犯廉耻而女範不能明潔死後必是沉墜蓋其平日穢行有同狗彘習性巳然不過臨時換一軀殼耳真誥一男子出入一寡婦家莫遠瓜李人或議之寡婦不勝其忿乃告天祀鬼以詛其人不一年其

寡婦與彼男子兩不相去一日而死意其當時實無其事而必欲自明耶抑或有之而姑以塞謗耶不然安有不相先後一日而兩皆死者雖事之有無皆所不知然亦可以爲後來矯誣媟嫚者戒大凡呪詛求直之人無有不先受禍蓋其意在害人天意所以不容也不見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在經皆所不許乎

起居舍人王龜從在襁負時已失其母每以爲念因監修上清太平宮朝夕得奉翊聖眞君香

火一日薰沐拜禱曰龜從不幸少失所恃未審
巳託生否願得一見作福拔之眞君沉吟良久
曰汝母積釁見繫陰司未有超脫之期拔之難
濟若見必當有禍龜從哭告不已眞君乃命召
之良久陰風寒峭重霧晦冥忽煙焰中有十數
鬼卒擒一婦人五木械繫鐵索纏頭復有紫衣
人執大金鎚從後押之叱龜從令拜龜從熟視
果其母也方相向大慟未交數語不覺巳失母
所在矣嗚呼以龜從奉事之久懇禱之勤欲作

福拔毋而眞君尚以爲難但得一見而巳是知陰司嚴密大非人間刑獄可以計日得出之比按如阿毗曇論大熱地獄一晝一夜當人間九百二十億六百萬歲舉此一獄餘悉可知大抵諸惡果報皆從衆生心念所起葢其無所悟入但以平日稍自稱意便敢謂無因果一切謂爲無罪而不知高齡以鑿取古人碑銘爲巳之文而水官謂其蔽善以自標特列其罪於訟事之首寶蓮香比丘尼以唱言淫事非殺非偷無有

業報遂墮無間之獄此皆世人平日指爲無罪而安爲之者在陰司其獲罪之重乃如此況有甚於此者乎夫人生百年凡三萬六千日四十三萬二千時三百六十萬刻夫一時之內一刻之間心之所存口之所言身之所踐有無量無邊若一切謂爲無罪則一切無非罪矣如此刻累時積日增月加所坐之罪所結之怨所負之債何止九百二十億六百萬數之多乎第其終日汩沒不能以少分工夫細自點檢所以罪積

不覺如塵如沙故身後受報之酷亦非一日得脫也今之建齋設醮而謾爲世俗之所謂聊復爾耳者是果可以拔其親乎愚知其亦當獲譴

冊聖傳

開封尹李孝壽以嚴猛聞雖輦轂下亦無敢議其政者政和二年一士子寓宿汴河以暴卒至一所在公宇伉爽金碧輝映然寂如無人士子周覽良久忽聞堂上樂作有數十女妓自屏後擁一貴人乘凉轝而出既就座榻女妓環列金

石絲竹喧闐間作忽撫掌一聲其女妓悉化爲牛頭阿旁之屬奇形異狀大可怖駭所坐之榻化爲鐵牀金石絲竹之具亦化爲义矛鉆鑽之物百鬼爭進奮刃屠割極爲慘楚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忽又撫掌則鬼復爲妓牀復爲轝义矛鉆鑽復爲金石絲竹貴人盛服如初奏樂而入片時之間如是者三熟視貴人乃孝壽也時孝壽尚無恙未幾果卒蓋高爵厚禄甲第良田與夫舞女歌姬上樽美炙皆富貴家之所常念者

平日以此受用故今日復以此境攝之大抵地獄之報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亦非人與皆衆生自妄所招析而言之則有八萬四千塵勞之門總而言之則無出乎十因六果何名十因一者淫習謂多淫二者貪習謂多求三者慢習謂我慢四者嗔習謂嗔恚五者詐習謂姦僞六者誑習謂欺誑七者怨習謂怨恨八者見習謂惡見九者枉習謂誣謗十者訟習謂覆藏因此十習造種種罪所有罪報亦隨而生何名六果謂起

自眼耳鼻舌身意招引惡果臨終之時便當有見聞齅味觸思之報見報則見猛火熾然滿十方界亡者神識乘煙飛墜入無間獄聞報則見波濤沒溺亡者神識乘流降注入無間獄齅報則聞毒氣充塞亡者神識從地踴出入無間獄味報則見鐵網猛焰周覆世界亡者神識下透掛網倒懸其頭入無間獄觸報則見四面大山一時來合無復出路又見鐵城有火蛇火狗虎狼獅子牛頭獄卒馬頭羅刹手執鎗矟驅逐亡

者神識隨驅而入墮無間獄思報則見惡風吹壞國土亡者神識被吹上空乘風而落墮無間獄此所謂十因六果也又有諸惡罪業無一不作者則入阿鼻大地獄受無量苦經無量劫若六根各造兼境兼根則入無間之獄若身口意犯殺盜淫則入一十八獄若殺盜淫三或闕一則入三十六獄若一根單犯一業則入一百八獄此皆金口所談決非欺誑近年鄉里有二富家臨終之時一見刀劍垂空一見網覆其面與

上說無異因具錄之使人知所以感召之由夷堅

乙志

潁州一異僧能知人宿命時歐陽永叔領郡事見一女妓口氣常作新蓮花香心頗異之舉以問僧僧曰此妓前生爲尼好轉妙法蓮花經三十年不廢以一念之差失身至此後因郡會其妓女適侍立在旁公因以僧語告之且問今亦曾轉妙法蓮花經否妓曰某不幸爲妓日事應接何暇轉經公命取經令讀一閱如流宛若素

習公益異之嗚呼為尼而三十年轉經不廢是必亦知為善者也以一念之差尚爾失身為妓今為妓而惟淫是習日將自家可以剎那作佛之身龍女剎那能登佛位兼受一切人臭穢不淨無異便溺之物捨此身後更當受何等身乎以教言之只多婬一事已自應失墜有餘況更黠劣萬端平生豈獨無諸罪惡闇愚此言亦必有慚懼而生厭離者否淨土文

侯道姑者一妓女也為邸舍於兖州以舍往來

之賔一日呂翁詭服館于其邸晨出暮歸歸必大醉踰月不償一錢道姑頗以爲念因召翁啜茶翁曰某先生曽語我汝殆是僊者姑莫之察取酒飲翁翁連舉數升輿猶未已姑心難之翁乃伸臂則十數金釵鱗然命姑取其一以市酒姑心利之因邀翁歸欲與同寢翁登榻即鼾睡鼻齁齁然姑屢近屢爲翁手所拒竟莫克前遲明則已失翁所在矣視翁手所拒處呂字徹肌遂大悟曰僊翁明語我云汝殆是僊者安知我

非僊乎第一念失墜不能自知於是斷髮布裘棄家而去竟莫知所之嗚呼淫穢一事在修行法門最爲大忌有志之士一念及此即爲已犯眞人之星何可更敢身戕故保命眞君曰夫眞者都無情慾之念男女之想若陰氣一接則不可以修道矣紫微上眞曰欲修行者當先絕邪淫之念南極眞人曰愛之大者莫甚於色其罪無外其事無赦玄清夫人曰情慾之罪所以無赦者情累於人故也夫此數人皆眞僊中位貌

之尊者其爲說皆如此然此妓女以至穢至賤之身乃能眞登僊路者何哉是必久已得僊者也爲憐此輩故假設方便託生其中以攝化之亦猶觀音大士生淫女中以化淫女悲增菩薩生餓鬼中以化餓鬼日藏菩薩生五百馬中以化五百馬耳不見觀音大士旣以三十二應化度衆生又勑諸菩薩令應身生末法中度諸轉輪雖賤如淫女及姦偷屠販等亦皆應身與之同事稱讚佛乘令其心入三摩提之說乎不然

即是宿習未除或一念偶墜故偃翁惆而接之或者乃以淫坊酒肆皆是道場之說爲難而不知淫坊酒肆皆是道場者謂雖淫坊酒肆中有能一念回光即與道場中人亦無以異如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乃能成佛之類是也非淫坊酒肆之與道場果皆一也亦猶吾儒謂在途之人皆舜禹者謂雖在途之人爲舜禹之人非在途之人果皆舜禹也聖人所以如此善巧方便隨宜說法隨處接引必欲使人人啓

悟者蓋不忍坐視此等一類下劣與狗彘相去
一間之人獨甘心棄絕於不可改悔之地耳令
爲妓而能如道姑有一念之悟即亦道姑之人
昔劉妍者亦代州一妓女紹聖中遇一老嫗訶
之曰汝甘心在此乎妍大悟力求脫去母不能
留遂入山學道日丐于市積十許年忽一日別
所厚者曰我久愚汝等明日且行矣及期往視
則火自爐發妍趺坐其中火不能及須臾熖滅
則已寂矣此亦爲妓而有一念之悟者載之集

僊傳甚信人其可自棄於不可改悔之地乎
黃魯直好作艷語詩詞一出人爭傳之時法雲
秀老訶之曰公文詞之富翰墨之妙甘施於此
乎公曰某但空語初非實踐終不以此墮惡道
也豈亦欲置於馬腹中乎秀曰李伯時但以念
想在馬身後墜落不過止其一身今公艷語實
蕩天下心使其信以爲然蕩而不反則逾越禮
法冒犯廉耻無所不至矣罪報何止入馬腹定
當入泥犁也公爲之動嗚呼淫最難除闇爲易

入况更作爲章句使人味而歌之實所以作其氣焰彼聞之者那不動心一句入神萬劫便爲種子從此流浪非我而誰秀老之言眞可謂善巧方便也 湶隱等書

景德初西土一異僧至都下閱永嘉禪師正道歌即作禮頂戴譯者問之曰此書發明心要啓悟者多今五天已流播矣又求宣公塔禮拜譯者曰此方如宣公者甚多何獨禮之僧曰此公持律精嚴五天所敬嗚呼永嘉作歌於此而流

播之遠乃及於彼孰謂文字之立而世不之傳乎能知魯直以艷語爲法雲所訶則永嘉正道歌是宜爲異僧所敬也大抵自悟自解悟解止及一身若能舉以化人悟解始能遠及昔僧善導嘗著一書名曰化導文得之者初不甚敬至道初洛下白馬寺經架上數有光氣人謂惟伏其下莫敢前一日有睦州僧名少康者因雲遊至寺聞之即望經作禮隨光探出乃善導化導文也如此則法施及人不爲諸聖印可乎

樂善録卷八